ISSUE
24
Feb 2020

昆州華文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電子雜誌

「开能杯」蓝十字星空下征文比赛获奖作品特辑

主編：傅曉燕
征集：陳　謙
編輯：黃始健
發行：韋　鋼

WWW.qcwriters.com

圖片由昆士蘭華人攝影家協會提供

口碑相传 广而告之

高雲路西醫診所

高雲路西醫診所是一家位於布里斯班南區的全科西醫診所, 提供各类疫苗接种，皮肤检查孕妇产检，儿科等全科服务。
诊所现提供针灸治疗，目前赵医生完成了许多成功案例。例如慢性耳鸣，各类痛症，面瘫等，许多疾病往往在几次针灸和一个疗程后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或治愈。当然成功案例还不止这些，欢迎大家致电预约。

1.電話：07-3344 7880
2.地址：Shop 7, 158 Gowan Road , Sunnybank Hills，QLD 4109
3.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8.30am－5.30pm
星期六：12.00pm－5.00pm
星期日及節假日不營業

本期广告赞助：Gowan Road Medical Centre

昆州华文电子杂志，广告赞助请联系：Laura 0433708699

目录

南国的鸦.....1

星愿.....3

市政厅的情思.....5

邂逅.....7

惜缘.....9

爱-回家.....10

昆州摄影协会照片.....12

卧牛山.....13

老狗 Chokey.....14

寻找.....16

等待你的到来.....18

致敬蒋中元会长.....20

昆州摄影协会照片.....34

《南国的鸦》第二屆開能杯華文大賽一等奬

作者：董海梅

中国北方的城市，鸟雀大抵入了闲林，寻常见的，是麻雀，人近了，其低低飞开去，待人走开，又飞跳回来，燕雀之志短矣。

及至到了南国，景象甚为开阔，日色明丽，更见草木丰茂，鸟类也繁多，单是鹦鹉，往往高处或花间弄巧斗艳，声色翻飞。
然而，竟有乌鸦。

南国的艳阳碧空之下，油亮乌黑一群鸦，初以为有些突兀。
乌鸦不讨喜。它嘴大，色黑，叫声简单粗厉，往往反复，甚为单调聒噪。寓言里被狐狸恭维的乌鸦，短浅而不自知，实在惹人哂笑。有句俗语：老鸹笑猪黑。老鸹就是乌鸦，说的也是乌鸦不自知的愚和蠢。乌喜成群，成语“乌合之众”，就有轻视乌鸦群聚、散漫的意思。

乌鸣地上无好音。乌鸦被当作不详之鸟，与衰败、恐惧、厄运甚至死亡有关。爱伦·坡如是写道：“你这幽灵般可怕的古鸦，漂泊来自夜的彼岸，在黑沉沉的冥府阴间。”乌鸦、雨夜、诗人的痛苦情感和悲凉情绪，坠落坠落，紧叩地狱之门。在中国，“乌鸦”是古典诗词里一个常见的意象。“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鸦是荒凉之兆。乐府旧题《乌夜啼》，也多写离别之苦。

世间大概再没有一种鸟，如乌鸦一般被丑极美极地或毁或誉。在北欧，它成了思想的化身。在北美，据说是乌鸦招来日月星辰，带来火种。中国的汉代以降，御史府被称作“乌府”，“乌”是好名。“乌鸟私情，愿乞终养”，鸦还有“孝”的美名。

可论及这南国的乌鸦，须处得久，处得久了，才能渐渐道出它的特别或者不特别。它太寻常，似乎处江湖远，极远，无功也无名，宠辱也不必论。

但看它，雄赳赳立在高处或踱在路边，不惧来人。它还常常寻腐而食，甚或攀在垃圾桶上，奋力牵啄，招致一地凌乱，其勇者气象，人亦避之惧之。试想，这其中若有一只鸦知晓伦敦塔里被奉为神明的渡鸦，一定有李斯那样厕中鼠仓中鼠的感叹！这是笑话了。且看这鸦，通身乌亮，乌亮得甚为洁净，其羽翼尚有紫蓝色光泽，竟至于闪耀夺目。食，性也，这群鸦，十分安然自在。

说来这南国的鸦，竟极难入诗。

这么说吧，倘若一个诗人，用“昏鸦”写萧索，他一定是笨，因为南国甚为明净温暖，这种明净温暖大抵得用阳光下海鸥洁净闪耀的白色羽毛来形容。而倘若这诗人用“老鸦”写闲适，他也一定笨。在南国，寻常一户院落，斜晖下一地落花，

绿草深处清凉刚起，恰是颐和之景！写愁苦？且看这鸦，步态稳健，羽翼有力，似乎性格凶悍，所以并无半点艰难苦恨之气象。写快意，君不见，东边骄阳西边骤雨，乌云镀了金，俄而云散，便是乾坤朗朗。写黑夜，这南国的夜，月色皎皎，彩云聚合，大抵鸦也欢欣了。写春和景明，深树中尚有翠鸟。写秋冬的微寒，无奈三角梅繁华正好。这南国的乌鸦啊，这南国的乌鸦！

然而，这恰恰是它的好处。

难得这南国的鸦的寻常，这倒有了看鸦是鸦的真实。这鸦有阳刚之气，算作它美的风格。它和野地流窜的火鸡好有一比，但火鸡庞大，不够俊美，鸦健硕，顾盼之间甚有雄起之势，像个将军，或者干脆是匹黑骏马。其干哑粗糙的鸣声，往往激荡，甚有不归的气势。
南国有鸦，尚且逍遥！

《星愿》第二屆開能杯華文大賽二等獎

作者：经年鲤

“妈妈，那颗最亮的星星是天上的保佑神！”小男孩趴在窗台上，眨着眼睛望向夜空。他长长的睫毛忽闪着，鼻尖抵着窗玻璃，一小团哈气聚在一起，好像一颗温柔的心。

“是吗？”年轻的女人微笑着凑过来，亲了亲他的额头，顺势坐在他身边，也抬头望天。

深邃的夜空，是悠远绵长的深蓝色，月亮在左，繁星在右。除了这洒满天际的璀璨光芒，夜空里飘浮着淡淡的灰，那是隐藏其中，随微风摇曳的云。

“今天学校来了土著酋长，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小男孩一边说，一边拿起一本图画书，“在很久很久以前，布里斯班河西部的村庄富饶美丽，人们勤奋勇敢；可河东部的村庄，人们懒惰，生活贫瘠。他们嫉妒邻村的富饶，心生恶念，发动了战争。”小男孩认真地讲述着，妈妈则侧耳倾听。

“战争很可怕，死了很多人，连大河都被染成了红色。女人和孩子们哭声迭起，大地之母为之愤怒。她将河水上涨，淹没了大河东部的村庄。”

小男孩看了看妈妈，继续讲到：“大地之母惩罚了东部村庄，却也觉得悲伤。她把身体沉入河中，不停地哭泣。碎了的心随着河水漂进了大海，丢失在海的尽头。那之后，大地枯竭，疾病蔓延。”

“村里有个年轻人，他有着山一般宽阔的肩膀，鹰一般敏锐的感觉和蟒蛇一般的坚韧与顽强。他与妻子和儿子告别，决定去大海的尽头，找回大地之母的心。”

“他真是一个勇敢的人！”女人轻轻地抚摸着儿子的黑发，“我猜他一定成功了！”男孩点点头，大眼睛里有一闪而过的泪花。“他走后，他的妻子每天晚上都在大河边等他。她总是点燃一盏灯，在月亮快要离开前，她把灯托付给月亮，为了让夜空更加明亮。”

听到这里，女人不再微笑，她看到了儿子神情中的忧伤。“就这样过了好多好多年，他还没有回来。那些灯飞上了天空，组成了北回归线以南最美的星图——南十字星图，那只仰望大海尽头的天空之鸸鹋。”

“男人终于找到了大地之母的心，却发现自己走得太远了，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男人流泪了，他是如此思念自己的妻子与儿子，在终于达成了心愿的一刻，他觉得自己的心破碎成了两半。”

“于是，他向夜空发出了呼喊，呼唤天空的保佑神米拉布卡，祈求他的帮助。原本深蓝色的天空，突然明亮起来。只见一只浑身闪着明亮光芒的鸸鹋从夜空缓缓

而来，男人似乎听到了自己妻子的声音‘来吧，请随我回家。’”

“那个晚上，妻子在大河边上睡着了，灵魂随着那盏明灯升上了天空。她的灵魂飘到了南十字星图，飘进了那只鸸鹋的身体中。男人终于回到了家乡，他抱起自己妻子已经冰冷的身体，亲吻着她的嘴唇，直到自己也一动不动。他的身边，英俊的已经成年的儿子接过了大地之母的心，把它高高捧起，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敬献给了土地的保护神。”

男孩的故事讲完了，一大滴晶莹的泪珠从他眼中滴落。他合上图书，问道：“酋长说，天空中的南十字星空只有在南半球才能看到，那是不是我在中国的爸爸就看不到了？如果他看不到，会不会就不来找我们了？”

年轻的女人心里一紧，她觉得喉咙有些酸涩，“不会的，爸爸一定会来找我们的……”

那天夜里，繁星似锦，女人亲了亲熟睡中的儿子，悄悄地拨通了丈夫的电话。万里之外的男人在电话里说：“亲爱的，你们过得好吗？”

女人回答道：“我想给你讲个故事……”

第二天清晨，女人收到了男人的短信：“我想通了，生活在一起，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等着我，很快的，我陪你们一起看星空！”

《市政厅的情思》第二屆開能杯華文大賽三等獎

作者：陈谦

紫英璀璨的漫天蓝花楹，蜿蜒婀娜的南岸三角梅长廊，浪漫而绚丽地装扮着人们印象中或想象中的布村。

有朋自远方来，在繁忙的行程安排中，我总忍不住试探性地问，“带你们去市政厅，好吗？” 居然，问得心如撞鹿。到底，有什么秘密？

嘴上，如数家珍地兜售着魅力所在：这是澳洲现存最大，最富丽堂皇的市政厅，昆士兰特有的棕黄色砂岩及木料的建材。其钟塔，保持澳洲钟楼高度之最。直径4.9米的钟面是当时全澳最大钟面，每15分钟敲一次，提醒休闲的澳洲人珍惜光阴莫虚度。360度的观景台将整个市区尽收眼底……

说得出的，是这一堆导游般的措辞与数据，说不出的，却是深深埋在心里的一份情思。

对于他，伟岸的市政厅，有一个记忆的片断，时常如同尘埃落定一般，在冬也如春的布村特有的温暖里，不声不响地定格在脑海中。某种情愫，便充塞了心胸，凝固不散。仿佛，是关乎我与他之间的低语。

那是2009年9月23日。

那天上午，携二女去市政厅的假期活动。玩乐到忘我时，仿佛听到有人说“沙尘暴”。抬眼望去，空气被似有若无的朦胧悄然占领，难以置信。走出大厅，来到门口的广场，已是灰暗阴沉的世界。整片天地就像得了重度传染的红眼病，瞪着橙红的眼睛。粉尘愈来愈浓地弥漫在户内户外，令人无处躲藏。毫无经验，不知道是不是心肺就要被经由鼻孔的沙尘渐渐填满。一时间大脑居然同时出现了多频道的切换：从安息主怀切换到外星人来袭的灾难大片切换到横空出世的英雄拯救了整个地球。大宝贝悄声说，“觉得好像世界末日……” 内心秒秒钟已经生生死死，近乎启动祷告交托灵魂的程序。环顾四周，有卖一次性口罩的，有专业摄影师扛着沉重的相机找角度的，没有惊慌，只有淡定和谐。有人递来几个一次性口罩，“多的，要么？”“哦，谢谢！”

那是大约70年来最严重沙尘暴。恰在那年底，市政厅关门修复，耗资2亿。2013年完工。

重新开放后，小宝贝已上小学。市政厅于我们便成了去参加小宝贝学校一年一度舞会以及碧瑞丽合唱团音乐会的场所。坐在礼堂里听着天籁般的音乐，举头望着圆形穹顶8500 个LED 灯幻化出的绚丽七彩浪漫图形组合，心头时不时掠过一声叹息，“那一天，再也无人提起…… 你，是否也忘记？”

那一天， 已载入史册。如此而已。

有时候，某种刻骨铭心的记忆，竟会如爱情般坚强，不可磨灭。哪怕这是无比孤独的记忆。那一幕，沙尘中的高耸钟楼，行人，摄影师，三角架，一次性口罩，构成一幅壮观神秘橘黄色调的巨型油画一次次浮现，震撼地高悬在心野的荧幕上。而那双递来口罩的手，成了日久弥新的一份感恩的怀念。

这份记忆与怀念，成了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呼唤，提醒我坚守不变的信仰，随时准备迎接或许突变的每一天。遥远，其实可能突然出现。

往事会存在，是因有人记得。有人记得，就会永远存在。

我想，当沙尘化作文字，文字也便化作了沙尘。若，映在心有灵犀的眼里，或许唤醒某种看见，我就不必再苦苦坚守这份难言的孤独与怀念。

今夜，在南十字星空下，当皓月正圆，星儿正燃烧，这份市政厅的情思，再次飘渺萦绕……

《邂逅》第二屆開能杯華文大賽優秀獎

作者：刘彩云

2018 年深秋，第二个小外孙到来了，牵挂裹缠着欣喜，催促呼应着期待，加快着飞往澳洲布里斯班的进程。

涟漪泛起，邂逅难平。

澳洲布村女儿家，附近有一公园，绿草如茵，繁花似锦，潺溪流淌。

花园的右侧，有一条南北贯通的河流，终年波光粼粼，叮咚作响，犹如一条银带在葱茏绿色中穿梭游荡。引来一群野鸭儿驻守，召来孩子们嬉戏玩耍。

时光走近深秋，晚霞涂抹着天空。抬头望去空旷且深远。刚过两周岁的小外孙，从幼儿园归来，闹着去公园看鸭鸭。

兴冲冲来到河边，用小手把面包一片片往河里仍，引来野鸭们一阵觅食的骚动。有一只野鸭，从远处飞驰而来，随着浪花飞溅；迅速擒住一块碎面包，躲到草丛中享用；

迟到的，则伸出长长的头颈，左探右看，嘎嘎地叫着，一副急不可待的样子，引来小外孙天真的笑声。

他一时兴起，将手里的面包，一股脑抛向河中，望着着鸭鸭们，共进“最后的晚餐”。

夜幕渐渐拉下。我把婴儿车推过来，准备打道回府。小外孙玩心未尽，磨磨蹭蹭不肯上车。

突然，河里冒出一只细长脖子，黑色羽毛，蓝色眼睛，红色头颈的小动物，它探头探脑，古怪精灵。

小外孙看到后，惊呼着追赶，越跑越快。那小河是没有栏杆的！来不及多想，我不顾一切地向河边追去。

当我停下脚步，拉住了小外孙的手，只见那婴儿车，凭着惯性，一路狂奔，冲下斜坡，越过草丛，哐啷的一声，跌进湍急的河水中。

只见河水中，有两条红色的袋子，漂浮在水草泥水中。那包里有苹果手机，小外孙连声大喊：车车，我的车车 。里面有他心爱的玩具。

这飞来的横祸，让我不知所措。想去河中拉车，身边有个宝宝，顾了宝宝，又不甘心让河水把车冲跑。怎么办?怎么办啊？手机不在身边，语言不通，万般无奈，心急如焚！

天助我也，有人飞快地跳入河中，没过多时，两只带着黄色绒毛的年轻手臂，高高擒出河面，将捞起的婴儿车置于河沿草丛中。

一年长的老者，奋力往岸上拉，我赶过去，齐力下推上拉，粘着黄泥，带着杂草的婴儿车终于拖上岸来。

惊魂未定，那一老一少的路人，悄然离去，竟不知晓姓名，使我自责不已。

慢慢缓过神来，看到身边的泥水，一串串远去，那是施救者拖泥带水，艰难行走的痕迹！

那毛茸茸鼎力的手臂，是否伤了筋骨有了疼痛？那河边接应的老者，都没看清他的面容。

异国他乡，危难之际，鼎力相助，悄然离去！双手掩面，顿时泪目。

轻撩眼前的发，牵起稚嫩的手。忽见空中那如火如荼的晚霞，挥洒天边，嫣红一片。

夜深，感恩，难眠。英文不懂，借助百度，中英文打印出“寻人启事”。昭示在小鸭鸭经常出没的河边。

焦急地等待音讯。等待，惆怅，失望，女儿劝慰，妈：澳洲这样的事情挺多。几年过去了，当我再次踏上澳洲这片土地，徜徉河边，“寻人启事”早不见踪影。

小外孙与鸭鸭雀跃中，

我一一凝视身边走过的路人，心中呼唤，救于我危难中的恩人，你在那里？

怀揣着这份感动，寻觅着爱的旅程。想起那句“澳洲这样的事很多”。何不让爱心流动，去邂逅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路人。

澳洲的蓝天白云，让我顿悟，澄清，与爱相逢。

《惜缘》第二屆開能杯華文大賽優秀獎

作者：蓝湘

我们曾在布里斯班市南区的一条小街上住了多年。说它小，因为街很短，一共才十来户人家。那是一条无尾巷，我们家就在巷底的圆环上。小街有一个美丽而奇特的名字，叫唱诗班街。街上人家都喜欢园艺，整条街大树苍郁、绿草如茵。星期天清晨出去散步，真有唱诗班一般的愉悦安详。

记得搬进去后的第一个星期六，一早有人敲门。打开门，先看到一大捧娇艳欲滴的红玫瑰，后面是一张长着花白胡子的笑脸。

“欢迎搬来唱诗班街，”花白胡子朗声说。他接着自我介绍，他叫布赖恩，是我们的左邻。玫瑰花就栽在我们相邻的花园里，我要是喜欢，可以随时剪点儿。我道了谢，赶紧找个大花瓶把花插上，顿觉满屋春意盎然。

不久后一天，早上我们出门前把屋子的警报器按上了。晚上回来自己忘了，长驱直入，引得警铃大作。我们手忙脚乱解除了警报，发现圆环上邻居在我们家前院聚齐了。

“对不起打搅大家，一场虚惊。”我们急忙道歉。

“没事就好。我们正好也借此互相认识，” 邻居们说。于是我们记住了每位邻居的名字，不再是三号的大妈， 六号的小伙 …… 以后那些年里，我们再没用过那个警报器：有那么多热心的邻居挡在前头，我们的屋子还不固若金汤？以后那些年里，还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我老妈在外头走着，车子在马路上飞驰而过，又戛然而止，从车里跳出某位邻居或是某位邻居的儿子女儿，“顺路”把妈妈送到她要去的地方。

小街有个惯例：每年新年前，邻居们总在布赖恩家一聚。各人带着自家的茶点小吃，啤酒和汽水则如流水一般从布赖恩家的厨房流进客人们的杯子。人们来来去去，边吃边聊，从下午四五点，到三更半夜还舍不得离去。那些年，邻居们向我传授了各式各样的经验之谈，从怎么调教小狗到如何和青春期子女相处 ……
小街上喜事不断。最记得的是一位叫彼得的退休老会计，决定和同居了十几年的老太太女友结婚了！婚礼就在他家前院。邻居们一改往日的草帽短裤，全体盛装而至。一位老先生邻居代表大家致贺词，说他们在最要好的朋友面前，在最喜欢的地方，得到最心爱的人的承诺，实在是最幸福的一对，把新娘感动得泪眼婆娑。后来，或是东家的儿子毕业，或是西家的女儿订婚，总是常有理由小聚庆祝。我家小儿子是街上最小的孩子，有一年他所在的足球队赢了全市比赛。这下可热闹了，邻居们电话不断纷纷祝贺，说为“我们的孩子”骄傲。

离开那儿后，常常想念那些日子那些人。 有好邻居，实在是难得的缘分，是值得珍惜的福气。

《爱．回家》第二屆開能杯華文大賽優秀獎

作者：aolie zhang

人们都向往着希腊神话中的伊甸乐园，在脑海里展开各种想象：天人合一、拥抱自然、人情温馨、世态和谐……，然而阿姗夫妇却不只是想象，而在动手构筑着自己理想中的乐园。

阿姗是我的中学校友，来自广州。她邀请澳洲的校友们到她那里欢聚。那是悉尼西北郊的一个农庄。农庄掩映在葱绿的山林之中，驱车在林中兜兜转转，时而眼前青翠，时而远处金黄，果真有种返朴归真、远离尘嚣的味道。

按我想法，农庄就是羊儿漫山、马儿遍野的牧场。但进入农庄，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座宽大的教堂，墙上高高的十字架、室内厚重的祈祷凳，透出一种庄严肃穆。草坪四周散布着一栋栋小别墅，也有连排的客房。餐厅旁边挨着祈祷室，墙上贴有福音的文宣资料。我好奇问姗，这是教会的农庄？她摇摇头：不是，是我们夫妇开的休闲度假庄园。

我说，这环境有点传教的味道啊！她笑笑：我不会刻意去布道，但我是个牧师志工，当然也希望来度假的人能感受到神的爱心，有种回家的感觉嘛！

这也许跟她的经历有关。姗成长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家境凄凉，受尽屈辱。她曾跟着母亲在彩虹桥下捡垃圾维生，幼小的心灵立下大志，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来澳后，并不是一切如愿，每天打工、拼搏，有点心力交瘁。疲惫之中，她偶然步入教堂，结识了一班兄弟姐妹，在牧师的引导下，心头豁然开朗。她也常常把自己的人生感悟与信众分享，渐渐就成了一个牧师志愿者。

她的美容店收入不菲，也如愿把母亲接来澳洲。但她看到这个世界还有贫困、病扰、无助的人，也需要温暖、关怀、帮助。每个周末，她都四处游转，想寻找一块净土，建一个能让人享受大自然乐趣，也可感受人世间温馨的乐园。有个当律师的教友看在眼里，说，我有一个农场空置了多年，你看看合不合适？她一看，一百多亩的山林，还有现成的房子，太好了，正合她意。可是卖掉美容生意的钱也远远不够呀！那教友很慷慨，半价给她，还帮她办贷款，好让她心想事成。

她是个很有故事的人，正聊着，有位大妈进餐厅来收拾。姗说，你看得出吗？她得了重病，吃了一些西药效果不明显，我把她接来这里，让她吃中药调理身体，和人聊聊舒缓情绪，也做点清洁活儿，动动筋骨。

大妈的确看不出是个重病号，快快乐乐地打扫着。我知道，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痛苦、怨恨、沮丧……负面的意念会占据脑海，消减能量。如果身上注入了善心、爱心、宽容、平和，配合药物治疗，驱除病因的效果就会好多了。

我们常常向往着回归自然，与世无争，可既奢望又逃避，总放不下眼前拥有的东西轻身而去。而姗却能断舍离，在这山野经营了七年，还准备让更多的人免费来这作心疗。这不是常人能有的境界啊！只是我担心：这里不养牛羊，只养人心，怎么赚钱？

她很坦然：这个庄园只是我梦想的一个平台，不以盈利为目的，平常度假业务，收支平衡就好了。她反问，你知道这个庄园叫什么名吗？

我指着远处蓝天下大门的牌子说；不就是“爱．回家“吗？她呵呵一笑：对呀，这就是我的初心！无论什么信仰，欢迎各方朋友加入这个大家庭，与爱为伴，与神结缘。说到这儿，她那四、五十岁的脸上，竟露出十八岁般的灿烂笑容。

《cheery》 獲 Honour 獎 作者：杨晓红

《Love In The Beach》 獲 Merit 獎 作者：徐克钊

《卧牛山》第二屆開能杯華文大賽優秀獎

作者：kaicy Chen

那年冬天，从墨爾本飞到热带小鎮凱恩斯。這里气候温暖，天空是湛藍的，碧海青山拥抱着淳朴的城区。這里沒有堵车，沒有摩天大楼，沒有到处灯红酒綠喧囂的夜总会，就连Casino也只是羞澀地躲在綠树丛中。你也不用开車跑老远去渡假，到处都是休闲的好场所。闻名於世的大堡礁，水下世界的精彩足以讓人记忆一生，热帶雨林的磅礴古老也足以讓人敬畏景仰。我爱上了这座小城。

收拾好行李北上，先找个临时居所。看了无数房子，最后选中这间，离市中心只有十分钟车程。阳台和主臥室大窗正对着一片荒芜，茂密高大的热带树木，底下一条清澈小溪，整一个迷你版的热帶雨林。上帝在繁茂的树丛中开了个窗口，口子中嵌著一座山，第一眼，就被它迷住。

那山很秀，一年四季，它总是不换的一身綠裝，一年四季，它总是不变的一种姿势，懶洋洋的静卧着，由於山形似牛背，我就称它为臥牛山，也許它有个好听的英文名字，但懶得去查，就这么叫着，朝夕相伴着，不知不觉已三年多。刚入住时，树木沒有那么茂密，从阳台望出去，树影扶疏搖曳，山形若隱若現，而楼上主臥室则可见远处的山姿，近处的树冠。鸟鸣声声，溪流潺潺。雨后偶有彩虹鑲嵌窗外。藍藍的天上飄过淡淡的云，從朦朦朧朧到清晰亮丽，新的一天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常常沏一壶茶抱一本书，阳台上一坐大半天，书看累了，就看臥牛山脊上云展云舒，无论阳光灿烂，还是乌云滿天，甚至大雨傾盆，不一样的风味，一样的美。特别是太阳將要落山時，山脊上站滿了盛情挽留的云朵，呼啦啦一大片激动地涨紅了脸，常常看得我心旌搖动，幻想有一天也爬上那山脊和云儿一起，送太阳归家。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就这样悄悄滑过，山不变水不变，变的是小雨林。雨林中热带的树木夹带着热带的热情，热辣辣地往上长，长着长着，把上帝为我开的窗口堵住了。三年半后，滿眼翠绿不见青黛，卧牛山从阳台消失，只有卧室才见身影，是到另择居所的时候了，因了卧牛，这一临时住处，临时了三年又七个月。

新居选在同一小区，只不过百步之遥，上帝仍为我留了个窗口，远方山腰上，错错落落，片片房舍相映成画。位置偏了点，窗外见不到卧牛，似乎缺少了沉默稳静，稍稍有点不习惯。相信我会很快找到N多理由爱上新居的，生活本就五彩缤纷，如果觉得颜色欠缺，那就自己拿起画笔和调色版吧。

凱恩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属风水宝地，视野开阔，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卧牛，有天去远方，转山转水，转迷了路，一回首，卧牛山静卧在侧，它成了我的坐标。每日回家，向着卧牛一路奔驰，工作的地方，进门出门皆见卧牛，卧牛无处不在，卧牛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那头牛已静静卧在了我心底。

《老狗 Chokey》第二屆開能杯華文大賽優秀獎

作者：老城根儿

在小孙女出生的第二年,儿子为给她找个伴儿,从宠物收养所领回一条 8 岁老狗。它一身棕色的毛，还有些深浅相间的虎皮纹，宽宽的嘴巴，“就叫巧克力吧”，大孙女说。小孙女只有一岁，舌头不利索，只能勉强说出“Chokey”,于是大家也都跟着叫，“Chokey”便成为它的正式名字。

Chokey 是小孙女的玩伴儿，每天两个家伙滚在一起。孙女骑在 Chokey 身上，揪它的尾巴，拉它的耳朵、抱它、打它，它从来不恼，温顺的接受这一切。

去年春季，小孙女经常咳嗽。家里不能再养宠物。儿子把 Chokey 送到我家。儿子说，它有三岁孩子的智商，比小孙女还会看人脸色。儿子要走了，它摇着尾巴，绕来绕去，想跟着走。我们牵住它，让儿子上车，关车门时，它不停地叫和跳。车开走了，它望着车走的方向，尾巴下垂，不动也不叫，双眼露出无助与悲伤。来到新家，我们给它做了一个很好的窝，放在后院的阳台上。在狗窝外边，放置了食盆和水盆。以后 Chokey 就在这里生活。

我们每周给 Chokey 洗一次澡。第一次洗澡，Chokey 不肯进入浴缸，我们把它抱进去。用毛巾捂住耳、眼，往身上淋水和抹清洗液。洗完后，一松手，它就跳出来，猛抖身上的毛，溅我们一身水。以后再叫它进卫生间，它知道是洗澡，自己跳进浴缸。

每日的吃食都是现做。一次做好，早晚两步，有荤有素，蔬菜肉汤。还有专门的狗食肉肠。

早饭后和晚饭前去遛狗，这是 Chokey 最快乐的时光。邻居们都在小河边大草地上把狗狗们撒开，让它们自由自在地玩儿。各家的狗一见面，就摇着尾巴互相闻屁股，这是狗狗们问好的礼节，然后开始打闹追逐，抢球狂奔，好不热闹。在小河边，别的狗都跳下去，在水中嬉戏，Chokey 不敢下水，经过几次引导，才敢在浅水中趟过。

我们在后院种了一些蔬菜，过去经常被鸟和小动物吃掉。今年有 Chokey 看守，一有入侵者，Chokey 就大叫，甚至跑过去驱赶，。今年小菜地里收了很多西红柿和蔬菜。门口有动静，它会第一个跑过去看，然后再跑回来，告诉你来人了。

Chokey 是家庭成员，自然也就有“狗权”。如果不按时喂早餐或遛狗，它就会拱门和喔喔的叫唤，提醒这是它的时间。只要吃了，遛了，它绝不找麻烦。

每次我们外出回来，它总要跑过来，摇着尾巴围着你转，有时还会跳起来欢迎。摸摸头，拍拍背，对它说句话，它会很满足。

近些天，Chokey 有些反常，走路有点瘸。搬起脚察看，发现左前掌中央划了一个口子，可能是踩到尖锐的东西割破的，一定很疼。我们先用盐水给它洗伤口，洗完后涂上消炎药膏，让它趴下休息。一连几天，伤口渐渐好起来。我们把给狗治脚的事告诉朋友，他来短信说：“狗的年龄乘以 7，相当于人的寿命。12 岁的狗，相当于 84 岁的老人，它比咱们都大。善待老狗就是善待我们自己的未来。”我回答：“澳洲人都有养老保险，由国家负担养老，孩子不负担。我不知道，当我们 84 岁时，我们这些老年人是否也会得到善待。”

儿子曾说：“Chokey 跟着你们算是享了福了。”我更想听到，天下的儿女们对自己的父母说：“跟着我，你们一定会享福的。”

《寻找》第二屆開能杯華文大賽優秀獎

—写在圣乔治华人纪念碑落成之时

作者：力夫

我看见一群人又一群人
漂泊在颠簸的大海
当列强的炮火敲开破旧的国门
当古老的大地遍野饥馑
我看见一群又一群人
漂泊在颠簸的大海
从布里斯班往西，513 公里
巴隆郡地区，1847 年某月
300 名尘灰满面的人
自布里斯班向北，650 公里
洛克汉普顿，1868 年某日
697 个汗流浃背的人
他们是海囚、猪仔、包身工
被贩卖与被掳虐者
在异乡陌生的土地上
他们放牧了无以计数的牛羊
用传统的灌溉技术，在南半球
种植了棉花和小麦
他们来自厦门同安
他们是东邑金美的财福任公
他们是均和、学森、泗益、益坡、设记
广东香山的华人五兄弟
他们是 1849 年的 270 人
他们是 1851 年的 1438 人
他们是 1852 年的 2666 人
他们是一群又一群辗转风尘的人
来自残破山河的每一片土地
怀揣艰辛梦想的淘金者与拓荒者
在这里留下、死去、繁衍生息
他们木质的墓牌被野火焚烧
漂泊的魂灵化做年复一年的离离青草
从巴尔库河到菲茨罗伊河
从帕尔默河到托伦斯河
在一个宁静安谧的秋日黄昏
我把目光反复投向，一百七十多年前
那些艰难时世的命运放逐者

他们在异乡留下、故去、生生不息。
透过岁月的漫天风尘，我的眼睛
细致地抚摸。龙行的足迹
烈圣宫。沐恩弟子。朴素的书法
那些叫许三友的匠人们
是怎样倾心雕刻了，故国的
飞鸟、走兽、神灵
树叶、花朵与祥云
荷德如山，定福灶君
那些沾满灰尘的黄金
那些简单质朴的梦想
万古精忠昭日月
千秋勇义壮乾坤……
掠过悠悠时光的秋风呵不息地吹动
百年前流徙的人们洗手濯足的河流
依然不懈地流淌
一个叫黛西的中学女生描绘了这块土地上
澄净的水流、淳朴的愿望与蔚蓝星光
67 岁的布伦达在寻找
遥远中国的血脉宗亲
一群平凡的后继者虔诚塑造了
圣乔治华人纪念碑
黑色的岩石，平静而厚重
床前的明月，凛冽的秋霜
不知名的女歌手飘渺的歌声
在晚风中缭绕、低徊，抚慰我们
无尽的忧伤……

《等待你的到来》第二屆開能杯華文大賽優秀獎

作者：Sail

宝贝，我在遥远的地方呼唤你，盼望着你快乐地来到这个对你充满爱的世界。你的妈妈告诉我，现代医疗手段已经将你看得清清楚楚，你越长越大了，身体发育得很好，并且已经在妈妈肚子里移动位置，再过一个月，你就要向妈妈对你的束缚发起进攻，出来与所有爱你的人见面了，我好期待啊！

宝贝，你还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我要告诉你，我们分别住在那巨大的地球的南北两边，如今我这里刚褪去羽绒服，暖暖的春风拂面；你那里才从酷暑里走出，有了丝丝凉意，大自然的差异就能够说明我们的遥远距离。可是，血缘和亲情将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我们是一家人，因此，我心里对你充满了想像和牵挂，这个，你将来会懂的。

宝贝，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只记得你的妈妈曾经提及过一个英文名字，当时我查了一下，没有找到它的意义所在，心想也许就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文代号。你出生在一个文化多元的却主要使用英语的国家，英文名字是必须的，但不要忘记我们是不会使用英语的人，所以，记住你的名字有些困难，需要反复对记忆神经进行刺激。模模糊糊的记忆中，你叫 Isabella（伊莎贝娜），这是当时我看见英文名字进行中文翻译后的强行记忆，没有错吧？

宝贝，你虽然出生在澳大利亚，以后也会生长在澳大利亚，可你还没有出生我们就能断定你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这是亚洲人的特点，更是中国人的特征。无论你走在澳大利亚的什么地方，你的这一幅面孔就决定任何人都会一目了然，你是 ABC（A 澳大利亚，B 出生，C 中国），你是在澳洲的中国人。因此，你也应该有一个用中国文字命名的名字，并且用中国的发音将它读出来。按照中国语言文字对取名的习惯，名字应该包含三方面内容：家庭印迹、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因此，我为你准备了一个很中国的中文名字，听说你的姥姥也为你准备了一个中文名字，也很中国。可是，它们都不被你的爸爸妈妈所认同，我也只能一声叹息。因为，你首先是他们的孩子，然后才是我们的孙子。如今的他们在外有了一些时间，西方文化让他们的视野和生活方式有些不土不洋，或者半土半洋，所以他们为你准备的中文名字也具有很强的半土半洋特点，我是不欣赏的。

宝贝，无论你是什么名字，我都盼望着你以后会说中国话，认识中国字，能够唱中文歌曲，能够用中国的语言文字与我们沟通等，只有有了这样的文化背景，我们的交流才可能有基础。

宝贝，我可以做你的中文启蒙老师。我现在就开始幻想，你坐在我的身边，听我用中国语言为你读中国的故事，而你完全能够明白我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也幻想着，有一天，你的奶奶为你讲述“蓝蓝的大海就像一碗菠菜汤”那个老掉牙的文学笑话，你也能够体会这个文学比喻的笑点所在，要知道这个文学笑话曾伴随

你的爸爸成长；我还幻想着，你站在一群金发碧眼和乌黑油亮的小朋友们面前，大方自然地唱中国歌曲，而这首歌是我教你的；我还幻想着，带你去游览就在我家旁边的长江三峡，使你能够比较它与你家旁边的黄金海岸的不一样，引导你去感受黄金海岸“孤帆远影碧空尽”的辽阔，感受长江三峡“唯见长江天际流”的壮美。中国字充满了诗意，生活也充满了诗意，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将你带进这样美仑美奂的文化世界。

宝贝，我还有好多美好的想法，可是，如今我们都在静静地等待你的到来。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有无数爱你的人，有无数你好奇的事；有看不够的景色，有吃不够的美食；有享不尽的快乐，有吟不完的诗意，来吧，我们已经伸出了热情有力的双臂，在向你微笑……

紀念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創始人
蔣中元先生專輯

纪念蒋中元会长

感謝函..... 蒋吴金珠

紀念作協創會會長蒋中元先生（詩）..... 鐘宏

通向永恒的转身－纪念蒋中元先生（詩）..... 燕紫

追憶蒋中元先生..... 洪丕柱

退而不休的华人社区杰出领袖——蒋中元先生..... 练美嘉

蒋中元先生二三事..... 阮霞

感謝函

蔣吳金珠

第一個要感謝的是：堯崇斯、張志明女士，從 2018 年的 3 月份開始到 2018 年的 6 月份為 Jerome 做了 4 個月有餘的流食。

第二個要感謝的是：姜巍先生、吳玲女士以及所有聖器教會的教友，參與 Jerome 的禱告与服務的名單：洪華、大云、寶豐、Michael、Hannah、胡非、張素靜、一昕、Jason、Jane、Irena. 他們在 Jerome 生命的最後一年裡所做出的禱告，讓 Jerome 有奇蹟般的活力來維持體力，並且讓他像嬰兒般的安睡來修補身體。這一切的神蹟是我今生從未見過的，在這最後的一年裡 Jerome 与我們同在的親朋好友，每天都是以感恩、開心的心態來渡過美好的每一天， Jerome 也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有病態的人，甚至早晨叫醒他時都還覺得睡得不夠。

第三個要感謝的是：國泰會所有服務的員工：經理曾美儀、物理治療師 Alice、營養師 Gary Ng、足療師 Lisa、Ling Wu、Kelly Wong、Kitty Ng、Kitty Fong、每天都有 3 小時的服務，頭部有洗髮的，身体有專業抹身的，足部有專業的足療師。每星期都享用 VIP 的待遇，雖然不能出門，照樣有固定的專業人員進來家裡服務。彷彿過著似正常人的生活。幸運的是我們擁有一支強而有力的團隊做後盾，勇往直前並開創生命的奇蹟。

第四個要感謝的是：作家協會的前會長 李曉蒂先生，每週四都會來我家做義工，從不間斷，他的善行義舉令人感動。

第五個要感謝的是：我家姪女 康家慈，跟隨著姑丈四年有餘，在 Jerome 身體不適的時候，他排除萬難、竭盡所能的照顧姑丈而且与姑丈早已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親戚關係，無怨無悔的為 Jerome 服務，家裡的所有事情都由他一人包辦，讓姑姑可以全力以赴的照顧姑丈，並且帶來了無限的歡樂和喜悅，闔家樂融融。

第六個要感謝的是：Jerome 去世後，中國的親戚，二弟蔣宗式，三弟蔣宗骆，小妹蔣静南及妹夫吴琴瑟，蔣亮的儿子王继同，静南的女建華和先生杨海清，一共匯款一千美元。非常感謝大家的照顧。

第七個要感謝的是：在 Jerome 生命老化的過程中，有數不盡的朋友到家裡探訪他，因為時間有限，我只能向所有的来訪者致於十二萬分的謝意，請原諒没有一一的將所有名單列出。

回顧這段 Jerome 身体老化的過程中，我們都很認真的看待生命的可貴，珍惜所剩不多的時間，發揮到最大極限，幸運的是在老化的過程中，他並不需要任何藥物，每天就是過著無憂無慮孩童般的生活，我們結婚 32 載彷彿就在昨天，他既是我的丈夫、亦是老師、大哥、好朋友…

如果真有来生，我還是選擇與他再續前緣…

纪念昆华作协创会会长蒋中元先生

鐘宏

雙眸裡
洋溢著
日月潭的深情厚意
笑容裡
蘊含著
阿里山的坚忍剛毅

血脈中
古老的黃河在洶湧澎湃
雙手上
自由的信念展獵獵旌旗

傳說
三十年前的一個春天裡——
美麗的紫楹花
綻放如夢
繽紛似雨

一對神奇的鳳凰
從亞洲的寶島飛來
降臨南太平洋上的陽光之州
澳大利亞女王之地

他们用絢麗多彩的神奇羽衣
鋪就出
昆士蘭華文作協的芳草地
將中華傳統文化的仁與義
演化成
滋润百花齐放的和风细雨

感謝你
永遠的創會會長
怀念你
昆华作协的益友良师…

得知创会会长蒋中元先生于上周六驾鹤西归，谨以此诗表达怀念与感激之情。

通向永恒的转身－纪念蒋中元先生

燕紫

紫楹花盛开的时节
你卸下戎装，来到布里斯班河畔
播种 中文教育的火种
亲手建立西点华文学校
你曾拒绝了旌旗和奖章
拒绝不了首创之功，无可替代的第一间

凤凰树开花的时节
你教书育人，于南岸职业技术学院
寄望 移民后代的成长
建立第一所华人幼儿园
嗷嗷待哺的稚子 今已长成
是你 栽种了　果实丰硕的大树之干

库塔山上登高远望的时节
你意气风发，　带领虾兵蟹将
瞩目 华文文学的发展
昆华作协，是你亲手创建
噼哩啪啦的打字声 穿越廿七年
依旧回响在我们耳畔

公元 2019 年的春天
紫楹花再次吐露灵幻的痴恋
你轻轻挥别，人间短短 93 年
回应 天国永恒的召唤
另一个国度里，有你无尽的企盼
不朽的是精神，长存的是信念

新一期的《昆州华文》，以凤凰树的绚烂
以及喷薄涌流的泉源，慰藉守望的双眼
象形文字，浮现出长江黄河和日月潭
依稀彷佛，又见
恬淡的笑容，映衬在字里行间
轻轻地转身，作别那时的阿里山

追憶蔣中元先生

洪丕柱

上週一（14 日）清晨，接到蔣太吳金珠女士來電，得知她先生，我稱為蔣大哥的 28 年的老友蔣中元先生剛於前天晚上駕鶴西歸。在蔣太悉心照料下，臥病多年的蔣先生得以安享高壽 92 歲。

蔣先生是昆州知名華人領袖、教授、作家和社會活動家，可是猜想現在的華社，特別是新世紀來到澳洲的華人，知道他的，特別是知道他對華社作出的貢獻的並不太多，這是因為淡泊名利而為人低調的他，在本世紀初便退隱歸山，很少出頭露面。

聽到噩耗，我很難過，找出了 1990 年代初的舊日記和舊照片來翻看，包括他繼創辦昆州最早的中文學校和華人幼兒園、在華人宗親會分管華人教育文化工作後，又創建了昆州華文作家協會的那段歷史。那是藍花楹盛開的時節，不想 27 年匆匆易過，又到了藍花楹怒放的時節。

我最初遇到並結識蔣大哥是在 92 年初，在他任電子工程主任講師（相當於教授級）的南岸科技學院。當時我在不遠的昆州遠程學院教書，同屬一個系統，我們常會到南岸學院開會。我是80年代後期剛到昆州讀了兩個學位、在大學作些講課和研究，並在布市文法學校、天主教會學院和英語語言學院兼課，最後獲得高級教席的新華人。我們一見如故，談得很投機，多年後成了莫逆之交。

他對我這樣的新人在各方面多有指導。後來我參與昆州教育部同姐妹省市上海市的教師交流合作項目，負責接待從上海派來進修的多批教師和教育部門負責人，每當他們想訪問參觀昆州技術學院系統時，我就會同蔣大哥聯繫訪問他的學院，因為這是昆州最大最先進系科最全的學院。

慢慢地我同他談起是否可能在昆州建立一個華文作協，因為那年下半年我應邀參與了澳洲華文作協在墨爾本的組建，組建後馬上就出現了維州和新州分會，卻還沒有昆州分會。我雖已在昆州、維州和新州的華人報刊發表了不少文章，在布市仍是“人地生疏”、毫無影響，沒有自己的“圈子”。知道蔣大哥在本州華社名氣大、結交廣，能辦成此事，所以同他談起這個想法；不料正與他的想法不謀而合。很快他就利用自己的影響、人脈和朋友圈召集起一批人創建了昆州分會，並同當時澳華作協會長黃玉液先生聯繫，成為澳華三大分會之一。

昆華作協會員中當時有位詩人趙培均律師，他出版一本《發展月刊》，作協會員們起先就在該刊上發表文章；我同時記得《華商周刊》也已創刊，為人儒雅的社長蕭子毅先生（記得當時的編輯是楊虹女士）請了包括我在內的幾位華文作家在中國城吃飯，非常懇切地請我們多多寫稿。當時還有一份由台僑黃陳素蘭女士辦的雙語的《多元文化報》也請我們投稿。次年《發展》由蔣大哥接手並改名為《澳華月刊》，也成了昆華作家們發表作品的園地。不過說老實話，辦報不是件容易事，對沒有任何經驗、沒有任何財源（往往要蔣大哥自掏腰包）和技術支援的特別如此。但那時投稿者眾多，包括外州甚至中國的作者，稿源不斷。我有幸被任命為執行編輯，我的已故前妻張迪珊挑起了打字、排版、美化、廣告和財務的擔子。我們居然堅持了整整五年半，每月定期出版。蔣先生家成了“編輯部”，在客廳和飯廳架起電腦、打印機和複印機，幾

乎所有會員都來作義務校對員，蔣先生的兒子祿松擔任電腦技術員，隨叫隨到，排解有關電腦的問題。

我覺得 90 年代的這些年份，是華文作家們發表作品最多、言論最自由、政治干擾最少的時期，加上 96 年出現的漢森的種族主義言論，大大調動了華人的寫作熱情，很多華人就在華文報刊上對它口誅筆伐，並組織多次大型的反種族主義的遊行和集會。蔣大哥無時不刻走在這場華人保衛自己名聲和權益的運動的前列。他同粟明鮮博士共同主編了《多元文化園地的耕耘者》一書，由陳帆先生出版，發表了二十餘名對澳洲作出傑出貢獻的本州前輩華人的傳記，作者基本上都是昆華作協會員。在我最近再次翻閱該書時，發現大部分前輩均已作古，但由於蔣先生等的功德，他們的名字和貢獻得以流傳後人，特別是在李曉蒂教授的努力下，在他任昆華會長期間申請到政府補貼，將該書譯成英文出版，使這些華人的貢獻能讓主流社區了解。

蔣先生在作協創會時就定下了“以文會友”的宗旨及非政治性、非宗教性和非營利性的三非原則。在 27 年的漫長歲月裡，經過多少任會長的交接輪替，它們始終未被丟失。華人的特點之一是內鬥、想做老大：其他各州分會先後出現因意見分歧、打文仗、搶會長而裂變成若干個分會的情況，昆州分會始終保持著蔣先生傳下來的寶貴傳統至今團結如一。我有信心這個傳統會一直保持下去。蔣先生又注重對年輕華文文學寫作者、寫作新手和愛好者的關愛、發掘和支持，對他們一視同仁，絕無歧視，所以直到今天一談起他，所有新老會員都毫無例外地對他眾口讚譽。蔣先生又極其謙虛、毫不居功自傲、眷戀虛名，絕對信任地推選我擔任了 第二屆會長，亦對以後各屆會長李曉蒂等的工作絕對尊重、支持和放手，但一旦有困難時，又義不容辭地站出來幫助。

由於蔣先生的號召力，當時昆華會員中人才濟濟，擁有像黃苗子、郁風這樣的大畫家兼詩人和散文作家，有香港中文大學傳媒理論權威朱立教授、邦德大學東西文化研究所長呂武吉教授等重量級會員，還有趙培均律師、曾美和醫生和財經投資專家范秋香等愛寫作的專業人士。《澳華月刊》並關注當時國內外大事，它最早發表由我發起的、有數十名當時華界要人聯署的《致日本大使館的公開信》，抗議日本侵佔中國的釣魚島，以及反對種族主義的檄文。

回憶在蔣先生領導下，作協當時定期在宗親會（已故許成堅先生是該會幹事）或可坐幾百人的昆大階梯教室舉行無數活動和講座，朱立、黃苗子、郁風、王逸華、王欣和我本人都做過講座（可能有遺漏），還有來自中國的著名作家李輝、著名作家兼書法家洪丕謨教授，甚至請來武俠小說泰斗梁羽生先生和香港著名作家陳耀南教授來做講座；還同其他組織如蔡牧師領導的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等一起舉辦過著名畫家黃苗子、郁風及後來還有周綠雲等的大型畫展。

任何曾同蔣先生接觸過的人無不為他高尚的品格所感動。為華社做出這麼多的貢獻，卻淡泊名利、低調為人、從不張揚。最使我感動的是他一貫同情、幫助弱者，卻敢於在某些華人協會裡抵制錯誤、秉公伸張正義。90 年代在布市已有不少台灣、香港、新馬、巴新等背景的華人社團和專業團體，剛來這裡不久的貧窮的大陸背景人士卻還沒有自己的團體。蔣先生雖從台灣移民來澳，但他說自己也出生在大陸，於是召集了我們幾位在他家開會商議並創建了“大陸人協會”，就是現在的中國人協會；後來還創辦了老年人的團體，即今天的老人會或稱益壯之友會，但一旦協會組成，他又退居後面，不再露面，以致後來的會員不知道這些會還是他創建的呢。蔣先生還曾大力幫助好幾位當時經濟狀況不好的大陸背景人士創業，記得其中有已故快樂旅行社社長易強等。

但昆華作協卻是蔣大哥最關愛的 brain child，所以始終關注並在身體許可下由蔣太陪同堅持參加活動，有時還給予經濟資助，直到在臥病期間還在見到探訪他的作協會員時喜形於色，顯得特別高興。這就是在 21 日的追思禮拜上為何有多達 20 名昆華會員來為他送行。我還高興地看到益莊之友會的幾位會長來到追思禮拜，共同慶祝他光輝的一生。特別使我高興的是，蔣大哥已在兩年前受洗歸主。

我可以告慰蔣大哥的是，昆華作協一定會繼續堅持您定出的宗旨和原則，特別是近年來在年輕有為、富有熱情和能力的會長韋剛先生和傅曉燕女士的領導下，昆華的活動搞得有聲有色，有了自己的網站和電子刊物，也舉辦過寫作比賽擴大影響，同時不斷有才華橫溢的新血加入。

蔣大哥放心走好，安息主懷吧！

退而不休的华人社区杰出领袖——蒋中元先生

练美嘉

提起蒋中元先生的大名，是布里斯本华人社区所熟知的。自 1976 年移民澳洲，蒋先生便在南布里斯本工艺学院（South Brisbane College of TAFE）教书，讲授电子工程及电脑，直至退休。工余之际，在华人社区促进教育文化事业，创建或组织社团，不遗余力。1979 年，参与兴办布里斯本市首间华文学校，即而连办五所，颇具规模。1981 年昆士兰华人宗亲协会成立，他又专责教育事宜。1993 年成立澳洲华文作家协会昆士兰州分会，首任会长。1994 年主编《澳华月刊》，1998 年执编《中国文化专刊》。蒋先生现在虽然已年过七十，却退而不休，积极参与社团活动，组织益壮之友（老人会），协助策划联合国老人年撰写昆州杰出华人小传项目事宜。正如《南天杂志》所说，他是“退而不休的幕后元帅”，斯言是也。

蒋中元（Jerome Chiang），原籍江苏，1928 出生。1946 年加入中华民国海军。同年，英国赠送中国两艘军舰（重庆号、灵甫号），蒋中元被选赴英受训和接舰。1948 年回国，旋入海军军官学校深造，1949 年随所就读的海军官校迁移台湾。1952 年毕业，在海上及陆地服务十年余，1962 年入交通大学研究所攻读电子工程。两年后毕业，调中山科学研究院工作，随后再进入美国西北大学研究系统工程。在海军中前后服务近三十年，功成身退。长期的戎马生涯与不断的读书进修，培养了蒋中元的坚毅性格和领导的才能。1976 年移民澳洲后，继续在澳洲这块新的国土上潜心工作，服务社会，做出了更多的新贡献。

兴办华文学校

二十年前（即 1979 年），有感于本地华人社区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蒋中元清楚地意识到，如何在华人社区中对年轻一代进行传统中国文化教育，已成为保持社区文化的一个迫切需要，遂与雷宇行及罗文成先生等，经常在一起讨论如何为布里斯本华人社区的孩子们创办一所中文学校，以免他们不但忘记母语，连中国的传统和礼节也不知道。当时华人新移民最多的地区要算西端区（West End），最佳的场所是借用西端小学（West End State School）。就这样，在1980 年初开始，便在布里斯本创办起今天这样一个颇具规模的华文教育中心。

华文学校开始时只有一班，分为三组，即高级、中级和初级，在同一课室授课。选定每周星期六上午九时到十二时，授课三小时。学校聘请了一位义务的授课老师。第一位老师是聪明秀丽的刘妙蓉女士，国语说得非常好，还会民族舞蹈。学校开办后学生人数增加很快，不久扩成三班。学生的学费是象征性的，三小时才收二元，比请人看孩子还便宜。

华文课程的拟定，以保存中华文化为目标。分为语言和文化两大部分：语言方面以说、读和写并重；文化方面则要学生了解中国人孝悌忠信的道理与实践。

课余之际，还组织和训练学生舞蹈队，在社区表演，刘老师有时也亲自登台。随后，学校又集资到台湾定制成套的舞蹈服装。经一番努力，舞蹈队的学生们能跳好几套完整的中国民族舞蹈。1986 年间，蒋涵仪老师参加华文学校工作，继续学生舞蹈训练。学校的舞蹈服装和道具也较以前增多，学生的表演技术亦有了长足进步。1987 年，曾经赢得一年一度的布里斯本舞蹈比赛格

兰琼斯市长奖；1988 年，布里斯本市举办世界博览会，在开幕典礼中，华文学校舞蹈队的羽扇舞在御前表演，深得好评，为华文学校，也为华人社区赢得了荣誉。

西端华文学校声望日隆，发展迅速，不久便从三班增到五班。为了学习中文，有许多学生甚至从远道赶来，其精神可嘉，十分感人，但也造成相当的不便。为便利学生上学，也减轻西端学校的压力，华文教育中心陆续成立了四所分校。

1、最先成立的是达拉分校(Darra School)，由蚁文先生任联络人。1989 年以后，由何启光先生接任。应家长要求，改为粤语教学，一直维持到现在。

2、 新农场（New Farm）分校先由陈水顺、陈达三及林显彪三位先生主持了不少年，后来由陈宗寿先生接替。

3、 青社（Chermside）分校开始是由梁镜勇先生负责，接著由黄嘉兴先生和夫人管理。后几经转替，现由王逸华女士接掌校务。

4、 麦克雷哥（MacGregor）分校，由蒋禄松和林虹夫妇管理。后来该分校迁到格拉维特岭高中（Mt. Gravatt State High），续由郑昭华女士管理，学生人数增到 120 人以上，分成七班，并增设成人华语班。

上述五所学校皆由蒋中元统筹管理。而西端区华文学校仍由蒋中元兼管，他每周末都到，开门关门，身兼校长及工友，十五年如一日。1995 年后，交由李晓蒂先生接管。

成立华人宗亲协会

华文学校的开办，凝聚了许多华人，在此基础上诞生了昆士兰华人宗亲协会。蒋中元也是发起人之一。协会宗旨为祟宗敬主，敦睦华人社团，传承中华文化，争取华人福利，和谐其他民族。华人宗亲协会成立后，全力支持华文学校，筹办幼儿园，兴建安老院、华人墓园、华人联合宗祠等事宜，对华人社区的发展贡献良多。华人宗亲协会除设正副会长及理监事，还分设总务、财政、教育康乐及福利等部门，蒋中元负责教育。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春节、端午、及中秋等传统节日的意义，华人宗亲协会和华文学校每年都举办几次联欢晚会，同时表扬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会员及家长们团结与支持的热忱，令人振奋。每当此时，大锅大盘的烧鸡、烤鸭或炒饭等端上来，使联欢会的气氛热烈活跃。所有这些，蒋中元都一马当先，是既出力、又出钱的支持者。

华人宗亲协会按照既订的宗旨和工作目标，一件一件地进行，会员逐渐增多，实力也一天天壮大，为华人社区做了许多事。作为该会的活跃分子以及各项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蒋中元常说，“参与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和享受，有所贡献就得到满足感。”

创办托儿所

1986 年，蒋先生和雷宇行及李淼勤三个称得上知交的人，合伙在西端区（West End）买了一块地， 面积为一千余平方米。他们计划在那儿盖一排双拼住宅(town houses)，以便大家可以住在一起。为此，大夥儿都忙得挺带劲的，地也规划好了，比如那儿放车，那儿用作花园，似乎一切都在按计划顺利进行。

而在当时，华文学校正是办得很顺手的时候，由一所扩充到五所。他们都是热心公益事宜的人，大家都有一股热劲儿，要为华人社区的发展和服务多做些贡献。于是，他们想到应该办一所幼儿园，认为一所幼儿园要比盖几间住宅有意义得多。如果从幼儿阶段就能接触到中、英双语教育，这对下一代的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怀著这样的理想，他们毫不犹豫地便把这块地捐出来盖托儿所。

当时联邦政府的政策，正好也要增设幼儿园。有地以后，申请校舍、 教室的建筑费用就容易多了。经过数月的磋商与公文往返，获联邦政府批准了 26 万澳元建筑费。

有限的钱，幼儿园不能砌得太堂皇，可是看起来也蛮有气魄。又请得名书法家黄苗子题了一块横匾“华人宗亲协会托儿所”，挺秀地树立在静街(Jane Street) 86 号。古色古香的校门，给幽静朴质的小街，增添了一点儿文化气息。1989 年7 月，托儿所顺利开幕了。

托儿所在华人宗亲协会的教育组下成立一管理委员会，在政策上督导托儿所，蒋中元兼任召集人，而一切事务性的事情，则完全交由有专业训练的托儿所所长管理。托儿所规模不大，十分精致。共有 44 个儿童名额，分为三组：幼儿组 8 人，招收六个月以上到两岁的儿童；小班 12 人，收两岁以上到三岁的儿童；大班 24 人，收三岁以上到五岁的儿童。老师都是经过幼儿教育的专业训练，具大专以上程度。职员与学生的比例，约为一比四。在校的学生，有全天托者，可以从上午七时到下午五时半；也可以托半日或数小时，非常有弹性。在收费方面，因托儿所为一非营利机构，所收的费用均用之于儿童。

幼儿教育，寓游戏于教导之中，重点分为合群训练、体操与唱游以及语言和智力教育。每周都订有不同项目，以启发儿童多方面的兴趣。老师们除华人外，也有印度人、越南人等。学生人口的分布也遍及多种民族。华童可以接触到说华语的老师，其他母语的儿童，也有机会接触到双语教育的机会。

组织华文作协昆州分会

在澳洲华文作家协会总会的敦促与鼓励下，1993 年2 月，蒋中元与布里斯本一些爱好文艺的朋友，成立澳华作协昆州分会。刚开始时，会员人数还不到十人。其中，洪丕柱是知名的散文作 家，王逸华爱写人物专访，阮霞精于游记，孙灵之从事传记文学，杨弘是昆士兰华商周报编辑， 吕武吉是一位哲学家、大学教授，赵培钧是律师、诗人，李晓蒂专长英文译著，蒋中元对绝律 古诗较有偏好。他们都喜欢写作及发表，有的辑成专书出版，也有散而不集者。众人都自谦不 是作家，当然，以中国文字来说，作而成家，自然不易。但英文里的 writer 一词，是指写作的人，爱写、能写就成。这些志同道合的人聚集一起，互相切磋，共同进步。蒋中元被选为首 任会长，为此，他曾作诗自嘲一番：

真假作家共一堂，
儒林外史又一章。
作协本为同好设，
岂为沽钓作奔忙。

原则上，作协每月聚会一次。常常是周日下午，先到布里斯本中国城帝国海鲜餐馆便餐，然后到华人宗亲协会会所座谈。而每次总有一个专题。首先由会长带头主持讨论过“留学生文学”，

对《曼哈顿的女人》与《鸿》以及其他海外作家的作品提出讨论。其后王欣讲演“中国大陆电视连续剧及文学创作”专题，并佐以录影播放显示出剧作者反映社会上一般民众那种无可奈何以及讽刺的心态。接著，赵培钧的“中国新诗的评介”，引导着与会会友们欣赏了不少名诗人的杰作。朱立教授也讲述“香港的大众传播文学”。他说，香港的方块专栏乃世界之最。周善定则主讲“中国大陆新时期文艺创作的取向”，勾画出了中国大陆文革后文坛上的几种主流。洪丕柱谈论的“风水与文学及文人”，也非常叫座。孙灵之“传记文学和她写自传的经过”的专题报告，则引起生动热烈的反应。

当时华人社区传媒的兴起，也为这些作家们提供了写作和发表的园地。先有杨弘提出《昆士兰华商周报》欢迎投稿，赵培钧的《展望月刊》则有酬约稿，而曹菡艾的《布市华人社区报》也欢迎会友们的散文、游记等。这些都对华文作协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澳华作协昆州分会的活动，很得文友们的肯定，会员增至三十人之多。而在蒋中元的倡议下，作协会长两年一任。洪丕柱以高票当选第二届昆州分会会长，昆州分会进入一个新的纪元。

主编《澳华月刊》

1994 年元月份起，由蒋中元主导，澳华作协昆州分会接办了《发展月刊》，也在昆州政府注册登记，改名为《Chinese Community Monthly》，不但可以出版月刊，也能出版中文书籍及从事中文服务，如翻译、教学之类。后应会友及总会建议，当年三月份更名为《澳华月刊》。月刊从三十二页，增加篇幅到四十四页，而且从单色变成套色，大红刊名，粉红为底，清新淡雅。套色可以每期更换。从刊物内容上，可以看出会友们的努力有成。周善定执行编辑，运筹帷幄；王逸华和孙灵之则奔走广告，不辞劳苦；朱立与曲和怡、黄苗子和郁风、心水和婉冰，都是最佳的稿源；而梁绮云的散文，阮霞的小说和游记，卢院芬的新马通讯及文学报导，袁美兰的台湾要闻等，都充实了澳华的篇幅。蒋中元卸任会长以后，和他的贤内助康娴，全力主编《澳华月刊》。周善定参加《昆士兰华商周报》工作以后，执行编辑及排板工作改由洪丕柱和张迪珊伉俪担任。1997 年初，洪夫人不幸逝世，支撑了三年多的《澳华月刊》因人手不足，不能按月发行。之后勉强又出刊一期，到 1997 年6 月，终于停刊。同年四月，吕武吉博士接掌第三任会长，蒋先生应召担任作协分会秘书，于 1998－1999 年度，协助执行编辑工作，出版《中国文化专刊》三期，使作协会友仍有笔耕的园地。

记得蒋中元在贺作协二周年时，写过一首小诗，可以作为他在传播中华文化和文化推广方面的写照：

假作家成真作家，
弄假成真谢澳华。
儒林史册多圈点，
笔耕妙语总成花。
创立益壮之友会

有鉴于华人社区中上了年纪的人日益增多，特别是那些依亲生活的新移民，初到一地，人生地不熟，又有语言隔阂，如何为这一群体举办活动，增强他们与社区的交往与沟通，适应新环境的生活，便成为华人社区予以关注的一个问题。蒋中元开始考虑如何在这方面进行工作。他具

有开创的性格，说干就干，身体力行，于 1997 年与其他人士一起，组织益壮之友会俱乐部(Young in Heart Club)，在昆士兰中国人协会之下开展各项活动。

益壮之友会成立时，最初只有六对夫妇，大部份来自中国大陆，两对来自台湾，年龄都在 65 岁以上。开始时，这些老人常在中国城一家餐馆聚会，每两周一次。由于参与人如唐逸云医师、冒怀庚先生等热心会务，组织各项娱乐节目，又有童本钦先生的气功教练，尤炳添先生歌唱指导，谭太太的舞蹈训练，及石世鑫的太极拳健身运动等，活动日益多样化，吸引参与的人士逐渐增多，会务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目前，会友已扩充到一百多人。两周一次的活动，都是会友们翘首以待的日子。

蒋中元也是澳洲共和运动的推动者。他在华文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宣传共和政体对澳洲成为真正独立国家的重要性。他也亲自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推动社会人士对共和运动的了解，同时，组织华人社区支援共和运动。除了办理华文学校外，蒋先生还在自己家中，替朋友或邻居的孩子们免费补习数学、理化及英文。作家们出版书籍，总是大力推介，并自购若干册，赠送友人或图书室。老同学或亲友，生活如欠理想，也常常汇款致意。对于各项社团活动也都大力支援，积极参加，尽其所能，踊跃捐输。这次由昆士兰中国人协会组织的联合国国际老人年杰出华人传记项目的撰写与策划，他也是热心推动和执行人。

上述种种，再再表明，蒋中元先生是热心公益、老当益壮的楷模，同时也是华人社团杰出的领袖人物。他虽然参与或协助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社团，却适时交给新人，使之发扬光大，真可谓之为“退而不休”、志在千里的伏枥老骥。

蒋中元先生二三事

阮霞

九二年昆省华人作家协会在蒋中元先生，王逸华女士的努力下成立，因我常在《移民社区报》写稿，就被社长推荐参加，因而认识了蒋先生及诸多文友。作协常开会，有许多事务，比如出版刊物，出书，办讲座，参加其它协会的活动。在这中间，蒋先生一般以民主和互助的方式来处理一些问题。比如，他的论点：没有终身会长，选举投票产生，从副会长做起。开始参加的人不多，所以轮流做会长的希望很大，也就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毕竟这是一个需要付出，没有什么大的利益的地方。其实大家那时还是说：蒋先生，你就一直做下去，你相对有钱，有闲。初来乍到的我们还在为房子车子孩子拼搏。但人心底的那一丝名利还是会有的，蒋先生成全了所有的会长副会长。这一传统就留到今日。

虽然蒋先生没当会长了，但在一些会务上，蒋先生还是出钱出力，也努力从通过各方面得到了一些赞助，比如星云大师的赞助，一些广告，从政府部门得到一些申请的 资金等等。他经常载一些文友参加活动，（后来太太珠珠载），也安排李晓蒂，王逸华，孙灵芝等人参与帮助。有时蒋先生也请吃餐馆，其他文友方便时也便饭招待。他们去中国旅行，文友也纷纷请家人代为招待。象王欣当时一度回去当上海大公司的 j 经理，也是告诉大家通报时，就说是澳洲来的，免得漏过。大家从心而出，自自然然，其乐融融。

蒋先生台湾军人出身，一生历尽两党摩擦。虽然他沉默寡言，但在用石卉的笔名的作品上可以看到他的一生中的一些足迹。比如家乡，比如战争中逃难似的读书，婚恋等等。后来我说，去英国接军舰也写写。他自己印了一大本书，我给他校了一遍，基本没有什么错字，他是学数理化的，一辈子也是从事这样的工作，但文学之好，也不能说没有努力。他经常买英文报纸，也办中文学校。(象征性的收费)。后来的余额也赞助作协出书。也许他一生的经历太多，比如家乡遭受日本人的侵略，从军的艰难，思想不被待见进了监牢，台湾养家糊口的辛苦，美国读书的两地离愁，澳洲重新开始的人生。婚恋的波折，他告诉我他大陆，台湾，澳洲各二十五年，那年他七十五岁，但退而不休。这样的人生，十部书都叙写不完。无怪他不满意自己的作品。其实，比起那些华而不实，东抄西拼的作品，他的作品还是可读的，它多多少少勾勒起了一幅波澜的人生画卷。他的子孙后代可以受益。

蒋先生是与人为善的。有年，星云大师召开他的传记座谈会。会前，我问，讲好话还是批评。蒋先生说，当然是讲好话。可是会上我和吕教授还是有一些批评。蒋先生倒也不批评我什么。不过星云大师也是大气，后来的传写得更为丰厚。特意让王逸华带给我一本。我向来意气用事，蒋先生倒也能理解。这也给我一些启迪。

蒋先生病重时，我们一家人一起去看了他。回来时，我说，蒋先生没事的，他说过，他会活到九十九。他会超过九十九的，他在我们记忆里。

《The Leisurely Seal of Antarctica》獲 Merit 獎 作者:沈敏敏

《Peace》 獲 Merit 獎 作者：方红

昆州华文

电子杂志 2 月刊

2020